

散文

陕西青年散文选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 选编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青年散文选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 ◎ 选编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青年散文选. 2011年度/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选编.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513-0231-9

I. ①陕… II. ①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0407号

陕西青年散文选

选 编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
责任编辑 韩霁虹 强紫芳 侯 琳
装帧设计 三思堂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天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231-9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5

重新进入公众领域的一代写作者

阎 安

文学和艺术，这是青年的事业。青年的热情，青年的灵魂，青年的觉醒，深刻地改变过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发言方式和精神方式。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成立伊始，迫切地将编辑出版“陕西青年文学年选”书系的工作列为协会的常规性工作，并紧锣密鼓地率先编出了2011年度《陕西青年散文选》《陕西青年诗选》两个选本，这一举措的着力点和指向未来的意义，在当下陕西文学既有的语境和格局中，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按我的观察，这两个选本基本是出于一种流行的代际划分的需要，本着“全面展示，给出线索，呈现轮廓”的预想，给陕西青年文学的创作状况勾画出了一个可以按图索骥的文学肖像。它不是要展示陕西青年文学的全部成绩，也不是要给出一个尽可能准确的文学史意义上的定位，不是要搞出一个集大成的文萃，而是包含有很浓厚的“告知”意味，相当于陕西的文学青年们集结起来发布了一个文学宣言，并因之提出了某些需要深入注意的机制问题。

我们的时代正在被改变。我们的时代已经被改变。文学的历史正在秘密地、也是公然地被改写。通观这两个选本中入选的陕西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他们的文学状态，从个人立场说，我有至少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

其一，陕西青年文学的创作显示了不同于以往陕西文学传统的代际特征。首先，陕西青年一代的文学创作，起点普遍高于前辈，虽然仅就入选作

品来说，这些成果显然还不能代表该作家、该群体的最高水准，但他们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主体自觉式的，他们基于更自在、更本真的精神姿态介入语言机制，本能地回避、漠视外在的文学特权，更注重个体语言意识的内部性觉醒。其次，这些作家的整体创作普遍体现出某种隐约可见的先锋性，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明显拉开了距离，可以说，陕西文学的未来一代正在发起新的冲锋，一种超越前人的创作冲动正在酝酿之中。第三，两本年选里一批有语言天赋的年轻作家，已经为我们当下求贤若渴的出版机构、文学报刊、影视传媒等文化传播媒介提供了极好的文学线索，提供了可以期待的资源富矿图景，我相信，未来十年的陕西文学极有可能在他们身上产生变数。

其二，陕西青年创作群体正以足够的敏感和自觉，全面回应着转型时代的文学转型。随着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深度推进和全面日常化，文学正在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特权性格局，向社会敞开，向民众敞开，向广场敞开，走向公共场域。面对这种变局，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三代人，他们普遍具有比较强烈的解决文学和时代内在抵牾的主动性，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解决办法，各有各的应对策略。上个世纪60年代这一代人，他们当中，有小说才能的，有虚构才能的，开始被一种综合的时代压力引导到影视和文学之间的缓冲地带，渐渐远离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范畴，试图展开或正在展开一种复杂的较量。而较长时期、较大范围内由“70后”主导的个人化写作浪潮，正在慢慢转移或让位于“80后”一代人的新的公共化写作。在公共知识分子意义上的“公共化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更为细致的“时尚公共空间”，这已经成为“80后”一代的写作基地。正如我们在文学历史上所一再看到的情节，进入和从事公共叙述一直是中国式宏大叙述的原动力。不同之处在于，这一代的叙述热情集中在一个时尚化色彩浓烈的公共空间，转而为时尚、大众代言的“80后”写作者，目前正为公共的文化话题贡献出自己的才智。他们不再纠结于中国现代性开展以来的历史，而是在写作实践中竭力撇清近现代百年以来依靠经典文本构成的历史文化。与此同时，“80后”一代似乎是中国农村写作传统和写作资源的终结者，那种富有传统性的写作惯性在他们这一代的文化构造里失去了以前的影响力。祛历史、祛经典、祛写作惯性，这就是我看到的“80后”新公共化写作的面貌，也是他们面对压力选择的应对方案。

有一点必须强调指出，就是“80后”的先锋性特征是由“70后”的全面加盟而愈显强烈的，它就体现在一种若有若无的“反当下”的写作策略中，

先锋写作的逆向特征在他们这里会简单化为“对着干”的冲动。时代在飞速前进，他们就追求一种“慢”的乐趣；人们忘了灵魂的存在，他们就提醒那些“古旧”的记忆；社会充分成人化了，他们呼唤“童心”的归来。当然，在某些情形下，从语言、精神倾向上愈益趋于一致的这两代人文化认同上的类型化、符号化、匿名化，都不是遮遮掩掩进行的，而是他们写作公开的秘密。类型化和符号化是出于实力倾向的危险举动，但对这代人却似乎甘之如饴。以前那些唯美主义与社会担当、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老生常谈的争议话题，在这种新的写作伦理中没有得到任何反响。

其三，正是基于时代的不确定性、青年的不确定性和青年写作在特征上所呈现的匿名的写作状态，青年文学内部将有可能在时代的压力下发生比历史上更加难以预计的分化变故。当今的文学压力，不是指向哪一个人，而是指向作为集群存在的整整一代人，脆弱的文学形态将为变节和变数不断提供机遇与理由。毫无疑问，未来三到五年内，年选中的这些青年写作者，作为个体的人将会在“青年文学”这个群体里发生内在位置的变动。在当下社会生活提供的足够大的压力背景下（无论是文学的压力或非文学的压力），昂贵的文学已经不足以令某些青年人立身处世，而“陕西青年文学”这个不稳定的结构必将进一步产生离心式分化，有些人将高歌猛进，有些人会徘徊不前，也有少数人就此放弃他们一度狂热的文学信仰，转而投身与之无关的社会事务中去。但我仍然相信，文学将会是他们一生中从事的最好的人文体验，文学的神圣性只有他们能够亲力亲为，也只有他们能够现场道出。文学如何面对这种压力，将是青年一代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当一个天赋才华的文学青年被迫撤离这一领域的时候，文学视野里的生态多样化和人才流失就会指向我们的决策层面。

无论如何，文学都是一个时代里的个人化精神高度的较为脆弱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过去的时代暂时告别，这是陕西青年文学的物化品质在时代中必然导致的文化立场。当然，鉴于陕西农耕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陕西青年一代写作者进入时尚大众写作空间的时日尚短，与其他地方的时尚大众代言式写作比起来还比较弱，仅在一些觉醒较早的写作者身上表现得更清醒。过去，陕西的青年写作、生活和文体是一致的，而现在，他们的文体特征仿佛在生活内部就已经展开了，耗竭在出发的起点。在我看来，和写作过于贴合的生活，有时候正在损害他们的长远的写作品质，而来自传统的农耕文化基因的贫血，正在使这一代人丧失诗意的光芒和恰切的反

叛对象。

文学没有断代，也不可能断代。历史注定要被改写，这是历史自身要能不断进行下去的秘密。2011年度“陕西青年文学书系”的编辑出版，正是要在这样的意义上祝福重新进入公众领域（而不是文学特权领域）的一代写作者，祝福一代人的选择。

勿需更远，我只想说未来十年，陕西青年文学将会在压力下前行。愿我们风雨同程，不止不息。

目 录

六十年代

- 3 石头记 丁小村
- 8 黄房子碎片 凌鹰
- 15 抚摸远去的时光 刘爱玲
- 20 你会记住我 唐卡
- 25 青春祭 吕虎平
- 36 节气 周东坡
- 40 风，从村庄吹过 秋子红
- 46 河西走廊的风 周吉灵

七十年代

- 53 格桑花 常晓军
- 56 母系 吴梦川
- 65 古渡甸的黄河 高安侠
- 75 月光下的迁徙 马永丰
- 82 怀望驼峰山 北城
- 85 一望无际的玉米林 明晓东
- 89 关爷脸 南阳子

94	黄石手稿	黄海
100	少年同学	马召平
111	西瓜庵子	高宝军
115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	强志科
121	细雨中的叶密立	南子
129	泛泛而吃	方晓蕾
135	生命与学问	史飞翔
139	坐火车的故事	孙卫卫
145	微笑的枣树	王飞
148	星	高杨
156	三棵树	羊白
161	再访大水川	魏延安
163	簸箕庄	杨广虎
166	古巷	王丽
170	夕阳中的小女孩	刘羿群
175	打柴	黑河
178	天问	文金
181	日子	高勇
191	西府醋香	刘省平
194	曲江记	范超
202	北院	屈文平
208	我的童年生活	杨瑞
211	祭父文	陈永笛
216	聆听陌上花开	邹敏娟
219	艳遇	袁国燕

八十年代

223	方位解之：西	李亮
-----	--------	----

- 228 五月桃花 罗从政
231 冬天的记忆 刘晓风
235 蝴蝶花 杨辉
241 寻仙文仙峪 李江冬
244 羊 张茂
249 黄酒 何党选
251 枣花 漠风
255 陕北唢呐 张亚宁
260 榆林三章 秦客

九十年代

- 267 一生孤独 漠尘
271 汉山走笔 龚辰
274 友情在左，亲情在右 李旗语
278 回家路上 辛桐
280 当时，年少 杨懿茹
283 流淌在心上的阳光 钱丹丹
286 青春是包着寂寞的琥珀 王磊
290 江边小城 张佳
292 永远站 孙雨婷

六十年代

LIUSHINIANDAI



○ 丁小村

本名丁德文。发表有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作品曾转载于各类选刊、年度选本等。著有诗集《简单的诗歌》，中短篇小说选集《玻璃店》《哑巴的儿子红树》等。系汉中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袞雪》执行主编。

石头记

秋季里的一个下午，两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山里的一条河边。他们驾车来到河边，公路沿着山底延伸。与这些曲里拐弯的山中溪流一样，公路用柔软而又富有耐性的线条穿过群山。在以往亘古的岁月里，路是人类留下的唯一不断更新的痕迹。河流则是大自然的技艺，它以柔克刚，从大山的缝隙里穿过，总是想着奔向遥远的大海。人类则总是想要到达远方，远方是阻不断的。路，就是一个证明；河流，也是一个证明。大人们试图向孩子们解说这些历史和潜藏的哲理，孩子们却不予理会，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河滩上的石头。

这么多的石头，它们被水流日复一日的塑造，变得圆润而光滑。它们散漫地摆在河滩上，比起沙子来，它们显得更像庞然大物。但是沙子又从何而来？孩子们会想象大自然的这些神异的技艺：风和水，将山壁切割，变成了石头；风和水，又将石头打磨，让它们变成了细小的沙子。这富有童话色彩的变幻，让人想起了海的女儿，那日复一日在大海中寂寞唱歌的女儿，终究会变成大海中七彩的泡沫，只为向往绚丽的远方，她甘愿化身为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大自然仿佛用这些石头，阐释了沧海桑田的壮阔与残酷。那些生命的痕迹，最终难逃物质的循环往复，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终究变成了一截乌黑的石柱；一只霸气的恐龙，融身巨石，留下了尖锐的牙齿和巨大的脊椎。

在孩子们的眼中，石头宛如一只打开神秘宫殿的魔法钥匙。而这些石头本身，也是一个魔法宫殿。亿万年的时光，凝固在一块小小的石头中，在众

多的石头中，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这些故事，就像一道道谜语，等待着这些孩子们来解答。

一个人久居都市，很难亲眼观察到那些石头。孩子们被圈在钢筋水泥的牢笼里，很难亲手触摸到石头的肌肤和纹理。而在山中，无数的石头，沐浴着风雨，经历着时光的冲刷，每一个都蕴藏着丰富的内心，每一个都记录着神奇的故事。

石头是山里孩子的玩具。这返老还童的情景，让人想起了人类的童年时代。非洲人、中国人、阿斯特克人……那些古老的居民，最先把石头变成了他们的工具——他们用石锄耕耘荒原，种植谷物；他们用石刀分割兽皮，做成衣物。经历了几千年，埃及奴隶用石头修筑了巨大的金字塔，中国士兵用石头垒砌出蜿蜒的长城。

人类的文明被石头记录。从古老的法典和诗歌，到现代的建筑和雕塑，从国王的宫殿到老百姓的墓葬，所有人的生老病死，对于似乎亘古不变的石头来说，只是风雨不惊的一瞬间。作为一种可以看到的永恒，石头带给人的想象既伟大又惊心动魄。那些奢求永恒的人，面对石头，只有悲哀，因为当他自己也化为石头时，才知道永恒是何等虚幻。那些渴望不朽的人，只能从石头上看到绝望，因为就连石头也不能不朽，更何况肉身！皇帝把自己装在千年不化的石棺中，多少年后，石头还是石头，肉身早已灰飞烟灭。名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多少年以后，人们看到的是陌生的符号，石头还是石头，墓碑可能变成山里人渡河的列石。圣殿用石头砌成，人们跪拜的神仙却在变化。皇帝的御陛由石头垒砌，皇帝自己却化为灰土。

由石头记载的历史，惨烈而残酷，这是那些在石头上寄托希望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大自然的历史，人类的文明，都用硬化的方式，穿越了时间，剔除了糟粕，滤去了杂质，浓缩了精华，把最好地留下来，这是石头承载的信息，也是时间的哲理。

在我们的童年时光，有多少次和石头对视的机会。日复一日，石头作为玩物，伴随我长大。燧石敲击，可以发出火花；片石打磨，可以成为刀锋。对面山上的石壁，是亮色的，神秘而又高远，令人无法接近。院落一角的石磨，却是石匠的杰作，成了给予我们日常食物的工具。山里的坡地上，人们用石头垒砌围坎，防止水土流失。山间的溪流上，人们摆放石头，踏石过渡，替代了桥梁。

小时候我去一个老外公家，他家住在山坡上。家里没有小孩子，但那两位老人偏偏喜欢小孩子。所以我到那儿去，就仿佛王子来到了王国。他们给予我充分的自由。他家的那面山坡，成了我最广阔的活动场所。这是一片

瘠瘦的山坡，是一列缓平山梁的支脉。山坡上几乎没有土地，除了茅草和荆棘，触目可见的，石头比比皆是。

多少的石头啊，比一个村庄里的人还多。

石头仿佛是出生在土里，是山的一部分，是大地的一部分。有房子大的石头，看上去沉默异常，石头上披覆着苍苔；有床榻大的石头，稳稳地摆放，上边时时飞来小鸟停歇。像是家养的猪马牛羊，它们摆出各种造型，吃草或者拱地，摇尾或者摆头，在一瞬间，这些活动定格在那里，成为千年不变的姿势。

这么瘦瘠的山坡！只有石头与石头的间隙，有一小块土壤堆积，这些土壤的面积，甚至没有最小的石头大。在石头巨大的阴影间，土壤才得以不被风刮走，不被雨水流失。那些荆棘、茅草，还有偶尔生长的山果野花，会在春天里给这个灰色的凝重的石头世界，增添些许亮色。

有一种长着很长枝条的荆棘，它们在山坡上长得最旺盛。扎根在石头下的小堆土壤里，一丛丛地伸展出来，枝条飞扬，像是妖精善舞的长臂。这种荆条肯定是把根扎在石头底下，用无数细小的根须抱住石头，以免被风连根拔起。它们那么多长长的手臂，柔曼地四处张扬，被风吹得飘舞颤动。

荆条上长满了尖锐的刺，刺和荆条本身却有着华丽的色泽：像是涂了蜡，光滑而富有光泽；春天里，柔嫩的枝条是紫红色的，仿佛通体透明，呈现出艳丽的色彩。它开花，是白色的小花，春天里也同样招来采蜜的蜂，散发出山野的芬芳。

春天里长出的嫩芽，紧紧抓住长长的枝条，一粒粒攀附在枝条上，是紫红色的，毛茸茸的，过几天在阳光下舒展开来，变成了卵形的小叶片，柔嫩、细腻，令人不忍触摸。在饥饿的年月里，山里人把这种嫩叶摘去当饭吃。我没吃过它，这种浑身长蜡的荆棘，它的嫩叶也一定是苦涩的。若不是有这满山的巨石给它提供庇护，它可能连这么小的叶子，这么小的花也是长不出来，开不出来的。

在秋天，荆条上的刺变得坚硬而锐利，枝条本身也是更加坚韧，叶子变成了灰白色，枝条则呈现出一种刚性的暗色。它结果了，是一种乌黑发紫的小果，貌似桑葚。我记不清多少次独自一人在石头的阵列中寻找这种微酸而甜的棘果。为了维护自己的果实，荆棘枝条上的刺变得尖锐锋利，风吹动的时候，或是你触动棘丛的时候，一不小心，那棘刺就会挂住你的衣服，或者干脆扎进你皮肤，衣服被死死挂着，枝条像是缠抱似的，围绕着你，更多的棘刺会刺破你的皮肤。这种荆棘的自卫能力如此强悍，难怪在这荒僻的山坡上，它也能茂盛繁衍。

很难想象，日日与这些了无生气的石头为伍，生命如何存在并且延续。这浑身长蜡的棘条，它的叶子是苦涩的，它的花是瘦小的，它本身丑陋且凶狠，但是为了这点儿微小的果实，它却是调动了所有的防护措施。大多数鸟儿只能在光裸的石头上或者棘条所及的开阔地上，捡拾那些被风吹落的成熟果实，它们是不敢贸然去枝条上采食果子的。其他的动物，更是不能覬覦。这种荆棘不惧孤独地长在这片瘦瘠的山坡，它们差不多是排外的，棘丛底下，不见有草生长。因为荆棘扎根的地方，都是巨石遮蔽之处，没有阳光，甚至缺少雨水，草又如何生长？但是，石头既是它们的守护神，又是它们沉默而安静的朋友。在山坡上，我常常看到修长柔软的棘条在巨石上张扬着，像是团团围着石头跳舞，又像是长袖轻抚这些黑色的硬汉。

这样的时刻，我震惊了，人在童年时代很少有这种感觉。因为那时候你不懂得沉默也是一种力量。这些巨大的缄默的石头，固守在这瘦弱的山坡上，一定有它们自己的道理。童年，你需要受到这种教育。知道震惊，才知道敬畏。知道敬畏，才知道世间有很多东西，你无法漠视，无法蔑视，不能轻侮。

冰川纪留下的石头。巨大的冰川将地表的石头推动，成为一条条石头的河流。在今天，人们多少次在山中目睹这样的痕迹。很多次，我行走在山间，看到一线清澈的溪流在乱石中穿行。水流绕过巨石，在低处形成水潭，水流碰撞着石头，变成一潭雪白浪花。石头护佑水流，又时而出现清澈的水潭。各式各样的生命，在冰冻世纪之后重生，潭里有小鱼、水虫，潭边有小草，连石头的缝隙中，也生长了绿色的苔藓，用些鲜活的色泽阐释着生命无处不在。石头却是生命循环往复的见证，它穿越了冰冻时代，来到温暖时代，既坚硬又柔软，既漫长又短暂……这是你目睹山中石头，无法不产生的想象。

有些人喜欢寻找各式各样的石头。在山间，那些痴迷远足的人，总是在满河滩的石头中寻觅，希望找到中意的石头。我所认识的收藏石头的人都说，人和石头的相遇，是缘分。这是不确定性的：设想，一块石头，躺在山间、溪边、河滩上，多少年、多少年过去，无人打搅它的宁静……这个时候，有人踏足其间，随手拾起它，并且爱上了它。对它来说，这是意外，抑或是惊喜，我们无从得知。收藏石头的人，会以为人和石头有了缘分。但是这种缘分，何尝不是一相情愿呢？

石头是无生命的东西，在宇宙中，多少星球上都未曾有生命的痕迹，而这些星球，多数都是由石头组成的。幽远的宇宙中，石头并不能带来生命的传闻。通常，我在观看一块石头时，就像在孩提时代一样，它并不与我进行

某种对视。它孤寂地待在它该待的地方，我沉默地立足于我该立足的地方。

石头各式各样的外形，是自然界亿万年塑造出来的。石头的肌理纹路，也是由于地理变化缓慢形成的。这里边蕴藏了人类探求不尽的奥妙和自然历史。同时，它也带给我们无数的遐想——美质美形，是它柔软的一面；固守和沉默，则是它刚性的一面。人类留下的启示物，总是千年不化的，是用刚性来抵抗时光对它的悄然改动。所以，石头可以进庙堂，做圣物、神器，一具肉体凡胎则是不能的。石头可以书写法典、经书，宣示着一成不变，而善腐的纸张则不能保持其永久。

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写下的传说，这部充满温情的大书，原本就是写在一块石头上的。这块石头，来历久远，它是女娲补天剩下的无用之物。在古老传说中，破漏的天空是女娲补上的；否则，我们人类至今还沉沦在茫茫汪洋之中，得不到解救。石头寄托了这个作家一颗柔软而悲悯的心。石头宛若上帝放牧的羊群，万年不老，却蒙受着圣泽的目光。石头仿佛女神怀中的瓶子，在长久的温暖之中，盛满了遍洒世间的雨露。

地质学意义上的石头，冰冷、暗淡、坚硬，积淀了时光坚不可摧的内涵，代表了沧海桑田的无穷变迁。但是自打有人类起，它变成了实用工具，也变成了审美载体。冰河世纪里滚动的石头，经过亿万年的滚动，终于停止了前行，随意摆放在山中的一片河滩上，它曾经沧海，任由人类的目光打量。这是大境界，是大胸襟，所有的圣者、智者、诗人，都曾在面对它时，受到教育。千百年来，这种教育，从来没有停止过。